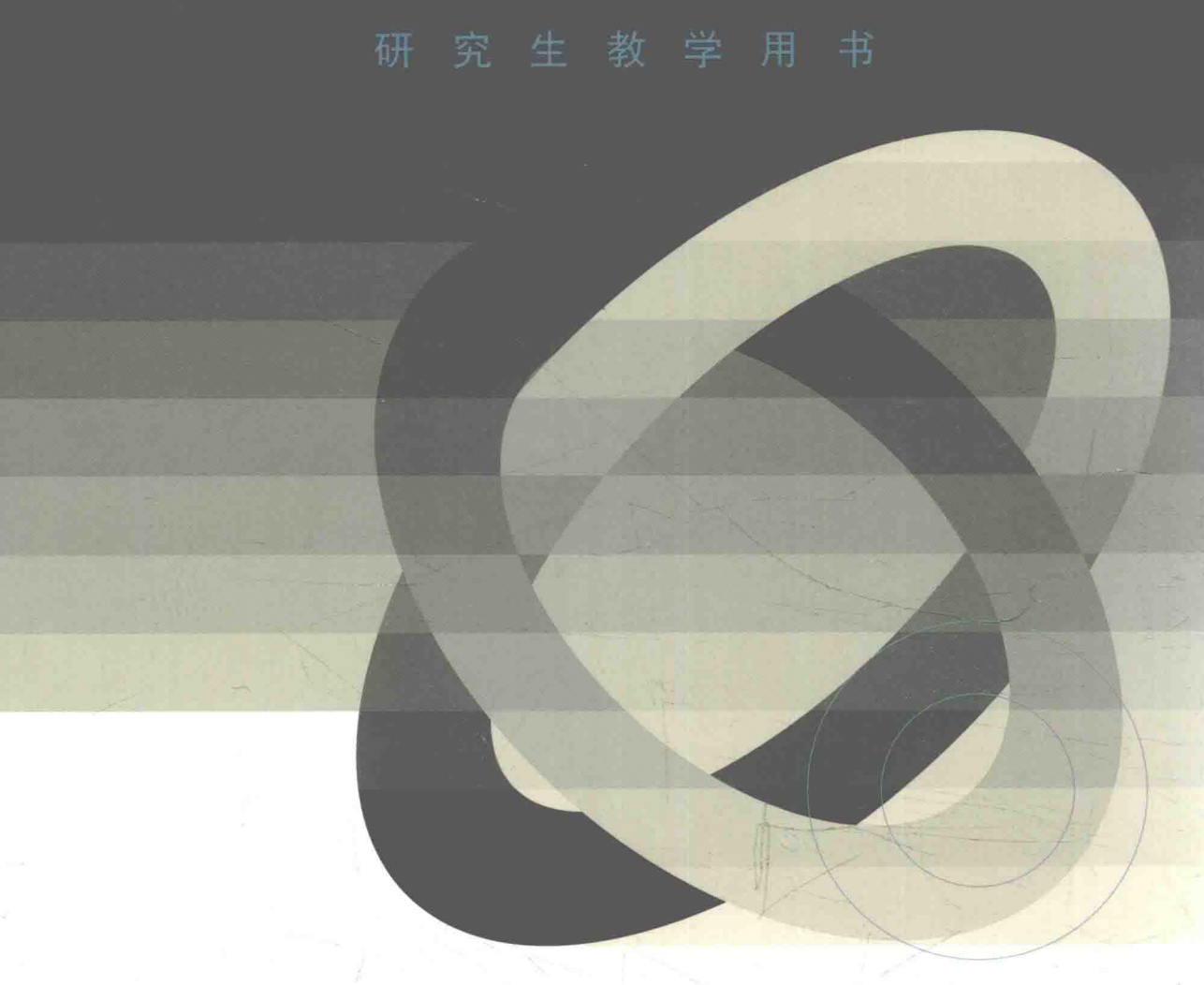


研究生教学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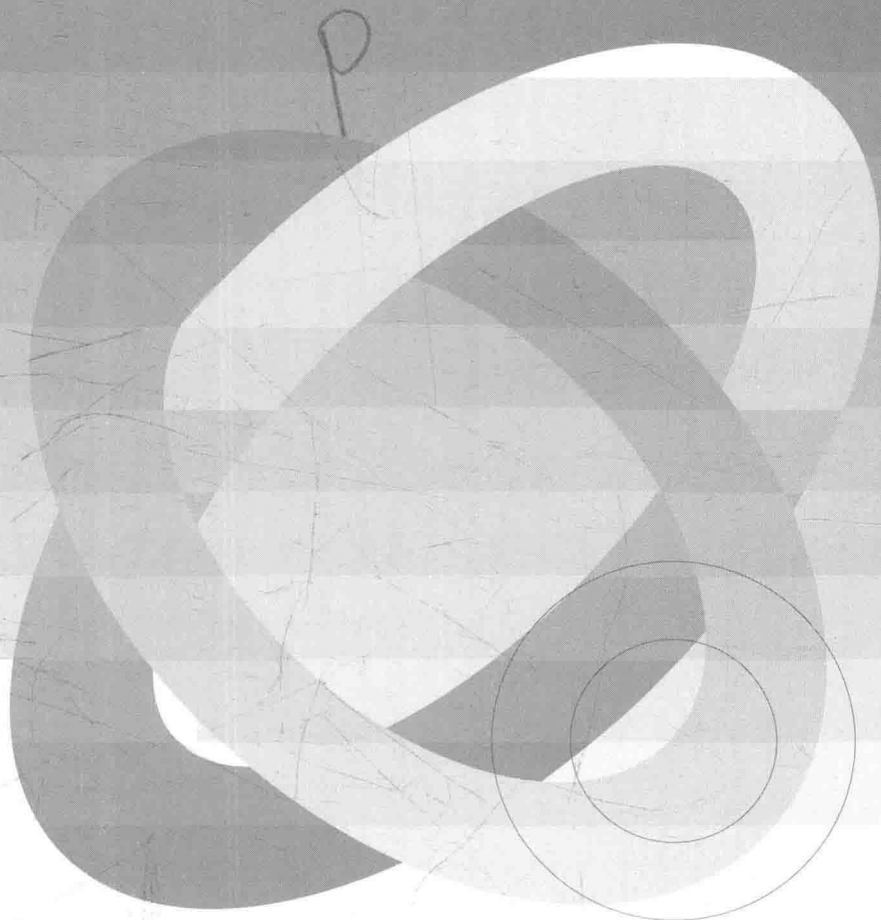
国际政治经济学 十讲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刘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研究生教学用书



国际政治经济学 十讲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刘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经济学十讲/刘东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9
研究生教学用书
ISBN 978-7-300-24621-5

I. ①国… II. ①刘… III. ①世界经济政治学-研究生-教材 IV. ①F1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1241 号

研究生教学用书

国际政治经济学十讲

刘东著

Guoji Zhengzhi Jingjixue Shij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印张 9.25 插页 1

字数 215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讲	导言——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1
第二讲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流派	10
第三讲	马克思的国际劳动价值理论	38
第四讲	国际贸易体系和中国经济崛起突破点	50
第五讲	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汇率博弈	72
第六讲	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	92
第七讲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议题	110
第八讲	国际组织和中国话语权	116
第九讲	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129
第十讲	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136
参考文献		142

第一讲 导言——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从政治学角度看, 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从经济学角度看, 是经济学自身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定时刻的横截面。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 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学理分析起步到学科建设加速发展的过程, 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 无论是一般性理论, 还是具体研究纲领, 国际政治经济学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前者主要是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把各种流派统一起来, 缺乏明确的基本要素、一贯的研究方法和集中的研究对象; 后者主要是缺乏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视角, 从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角度来分析国际关系。

针对前者, 本书尝试探讨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 考虑了交易成本 (政治、军事等), 加以动态、发展、自相关 (辩证) 的分析。后一个问题将在本书第十讲中探讨。

一、基本要素

国际关系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 但也可以是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 或者区域联盟, 如欧盟; 或者国内主体, 如利益集团、企业、个人。国际关系主体可以用“ P ”表示, $P \in (\text{国际组织, 主权国家, 国内利益集团, } \dots)$ 。国际关系主体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互相联系的, $P_1 = f(P_2, P_3, P_4, \dots)$ 。

P (国际组织) 是对国家主权的部分替代, 是在无限责任条件下主权国家之间多次博弈后形成的外部调节的机构。 P (主权国家)、 P (国内利益集团) 是高度相关的, 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互动关系的分析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 国际与国内的关系绝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部, 也不会是主体内容,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

必要组成部分。

国际组织、主权国家、国内利益集团……构成一个序列，顺序是固定的，其中，对主权国家行为的研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行为可以分为“内政”与“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是外交的基础。

影响国际关系主体的变量非常复杂，可以构造一个一般意义的函数关系式：

$$P=F(\text{经济, 政治, 军事, } \dots)$$

P 在数量上表现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权力，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绝对的实力，二是相对的地位。如果这个主体是主权国家，前者可以理解为一国的综合国力；后者则表示一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

(1) 我们可以把经济、政治、军事等统称为资源。资源也是一个序列，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顺序是固定的，但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可以视为连续变化。主权国家拥有全部的资源，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只拥有部分资源。市场配置经济资源，国家配置政治和军事资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就是市场配置资源对国家配置资源的逐步替代。

(2) 资源序列中经济、政治、军事之间是相关的。即：

$$\text{政治} = f(\text{经济})$$

$$\text{军事} = f(\text{经济, 政治})$$

.....

其中，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如李滨指出的：“经济永远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财富与权力往往是孪生的。当今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的组织形式分别是民族国家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这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① 然而，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绝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部，也不会是主体内容，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3) 撇开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将不同资源分别从内部展开，则有：

$$\text{经济} = f(\text{资本, 技术, 劳动, 土地, 能源, } \dots)$$

$$\text{政治} = f(\text{选民支持, 国家声誉, } \dots)$$

$$\text{军事} = f(\text{战争, 核威慑, } \dots)$$

(4) 我们看到，军事资源在这里已经内生化了，相对于市场交换，通过战争可以获得利益，军事本身就是一种资源。

(5) 资源配置，即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移民、战争等。但国际贸易等这些要素流动都不是中性的，即对流入国和流出国的影响是不同的。对要素流动非中性的分析，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6) 如果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简化为国内和国际两大类，将要素简化为经济和政治两大类，我们可以得到：

$$P=F(\text{经济, 政治}), P \in (\text{国内, 国际})$$

即

$$P(\text{国内})=F(\text{经济, 政治}), P(\text{国际})=F(\text{经济, 政治})$$

^① 李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 2版.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二、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应当贯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坚持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综合最大化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包括所有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只有将“经济人”作为前提,才能展开成本和收益分析、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分析、综合收益最大化分析以及一般均衡分析。

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

我们可以提出几条“公理”,即不需要论证的、先验正确的判断,作为分析的前提。

(1) 主权国家。

如果不做特殊说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是主权国家。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所固有的最主要的属性,是国家统治的权力,具体表现为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

(2) 无政府状态。

世界市场缺乏像民族国家内部那样绝对权威和绝对强制的中央政府,没有国家机器,没有宏观调控,处于无政府状态。

(3) 优势互补。

长期地、动态地看,互相开放优于闭关锁国,共同进步快于各自发展。这不仅仅是贸易层次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而且是发展层面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是一致的。

(4) 轮流坐庄。

国家之间发展的规律是不平衡的,没有永恒的霸权国家,在“搭便车”的作用下,霸权国家会逐渐衰落,最后被取代,此消彼长,直到完全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时代。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2.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最大化分析

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配置资源实现权力最大化,即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综合最大化,就是对函数关系式 $P=F(\text{经济, 政治, 军事, } \dots)$ 求取极值。

$$\max P = \max F(\text{经济, 政治, 军事, } \dots)$$

但是,由于经济、政治、军事等变量之间相关性显著,且求取的 P 不仅要求绝对最大化,而且要保证相对最大化,所以不能通过消元法对函数关系式进行降元,最后归结为二阶求导的问题;而可以通过转变为博弈模型,将 P 展开为 $P_1, P_2, P_3, \dots$ 最后求取均衡解的过程。

相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单纯“最大化”分析,这可以称为极大极小化分析(maxmin strategy),即在所能选择的各种最小收益中求取收益的“最大化”。在提出博弈模型之前,有几对概念的关系需要明确。

(1) 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统一。在国际合作中,绝对收益是指一个国家能够获得的真实的收益;而相对收益指的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相比,其收益比对方多出来的部分。国际合作中的国际收益分配,并不是只存在自由主义关注的绝对收益或只存在现实主义强调的相对收益的情况。从长期看来,两者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状态。由于各国互动的长期性导致国家权力地位的变化,在国家的政策中体

现为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转化。

(2) 共赢和零和的统一。一定时期的国际格局是一个零和博弈，无论英国霸权时代还是美国霸权时代，霸权国家只能有一个，德国、日本、苏联的挑战都以失败告终。但是长期地、动态地看，英美的合作又是一个共赢，无论是 19 世纪美国通过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帮助，还是目前英国通过维护美国统治下的国际秩序对美国的支持。

(3) 寻利和寻租的统一。正如霸权稳定论主张的那样，在各国实力发展不平衡、民主意识不平衡的条件下，霸权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通过不公平交换、铸币税占有其他国家的财富，或者通过充当世界警察干涉别国内政；但总体上看，霸权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当然，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平等的、共同的、合规的相处是更高层次的均衡。

在明确上述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权力最大化模型。综合收益最大化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实现：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或者最小的损失导致最大的损失，实现他人损失最大化。

如表 1-1 所示， $a < b < c$ ，有两个博弈方甲和乙，每个策略组合为（甲，乙），甲有上、下两个策略选择，乙有左、右两个策略选择。这里，博弈方就是国际关系主体，策略就是对资源的使用。

表 1-1

		博弈方乙	
		左	右
博弈方甲	上	b, a	b, b
	下	$-\infty, a$	c, b

我们先看只考虑绝对收益最大化的均衡解。乙存在着上策，即“右”策略，因为左侧都是 a ，而右侧都是 b 。因此，甲也会预期博弈方乙将采取“右”策略，这种情况下，他将采取“下”策略，因为在“右”策略里，“上”策略是 b ，而“下”策略是 c 。所以，矩阵右下角的 (c, b) 是这个博弈的一个均衡解。

我们再加入相对收益最大化的考虑。乙推断出他选择“右”策略时的均衡解是 (c, b) ，相对收益受损；更重要的是，也推断出甲将采取“下”策略，如果乙改选“左”策略，甲将受到重创，其结果为一 ∞ ；所以，乙决定放弃上策“右”策略，改选“左”策略。而甲的推断只能是，乙既可能采取“右”策略，也可能采取“左”策略。为了避免可能遭受的巨大损失，甲可能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即采取“上”策略。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考虑到甲铁定选“上”策略，乙又回到“右”策略。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乙还是采取“右”策略，甲却选了“上”策略，矩阵右上角的 (b, b) 才是这个博弈的最终均衡解。

经济学中，对一个企业来讲，绝对收益最大化表现为生产利润最大化，相对收益最大化表现为市场份额最大化。长期的利润最大化是在份额最大的前提下实现的，长期的份额最大化保证了利润最大化。二者归根结底都是让自己拥有最大的绝对收益，通俗地说，前者的目的是当下更多的利润，后者的目的是未来更多的市场份额，来获得长期更多的利润。

在国际合作中,在以权力为结构基础的国家划分模型中,国家间合作利益分配过程中的相对收益或绝对收益的考虑的选择是由两国间权力分配状况决定的,且在选择结果上反映了强势国家的喜好。如果一国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收益的分配结果受到强国意志的支配,强国一般会出于对绝对收益的考虑而选择合作,合作一般会成功。但是,如果小国的利益受到大国过分剥削,合作也很可能失败。相对强势国家倾向于考虑相对收益,而相对弱势国家更关注绝对收益,但选择权是由其中的相对强势国家主导的。如果是两个相对实力接近的国家,则相对的强国会因为害怕被合作的同伴反超而更注重相对收益,合作也往往倾向于失败。

3.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

国际政治经济的一般均衡就是指,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资源付出(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等)与回报(综合收益)达到均衡,同时各国之间也达到均衡的状态。均衡包括均势,但不仅包括均势。

当市场机制从国内经济拓展到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经济时,纯粹的市场平衡是不存在的。国家会加入政治和军事力量,正是混杂了政治和军事的广义的均衡,形成了一定时期的国际格局。

到底是什么维持了均衡?对于马克思的“国际价值”概念,我们可以稍作推广,这是一种“平均利润”的概念,即资源回报机会均等的原则,维系了均衡。经济、政治、军事都是资源,各国投入的资源与得到的回报大致相等,就维持这个格局;否则投入资源多、但得到回报低的一方,就会试图改变这个格局。这是均衡的内在要求。

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允许重复、多次博弈的状态下,欺诈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由此欺诈将会减少,均衡可以实现。不但多次博弈模型形成稳定的国际格局,而且决定了格局结构,大国总是承担组织规则制定及主要角色的角色,小国总是跟随者。这是均衡的外在表现。

此外,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既有中心地区的核心生产者,也有边缘地区的外围生产者。前者不但对后者进行世界市场的交换,而且施加政治强制。但是如果后者没有反抗能力,其他国家也均不反对,就维持了这个均衡体系,陷入被动均衡。这是均衡的特例。

所以,均衡不在于单一霸权还是多极化,多极化也能维持均衡。同时,付出与回报的均衡,并不是付出总是主动的自变量,回报总是被动的因变量,付出和回报是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

4.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在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供求决定均衡,供方与需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同时,政府是“守夜人”,个人与政府相互独立,政府依旧是中立的。

引入博弈论后,供求决定均衡,但供求双方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各种关系,尤其是非合作关系。政府依旧是中立的。

政治经济学认为,个人与政府不是相互独立的,政府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政府代表资本家的利益,社会财富不断向资本家聚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两个贫困。所以,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让政府代表无产阶级利益。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各国联成世界市场,服从国际分工,形成国际价值,但整个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当前阶段世界市场尚未成熟,国际价值难以完全形成,国际价值体现为区域化的地区价值,不均衡地分布在全球范围。主权国家

通过主权工具（汇率、对外政策、军事等）影响本国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关系。围绕国际价值的供求双方，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此起彼伏的冷战热争，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从一定程度上讲，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考虑了交易成本（政治、军事），加以动态、发展、自相关（辩证）的分析。

三、研究对象

其实，均衡状态就是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国际格局。反过来讲，国际格局就是指世界上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合作与竞争中、在实力和利益上达到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均衡。国际格局的变化取决于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取决于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国际格局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格局（行为主体）= $P_{(1)}, P_{(2)}, P_{(3)}, \dots, P_{(n)}, \dots$

(1) P 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顺序 $P_{(1)} > P_{(2)} > P_{(3)} \dots$ 构成了国际格局，或称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是一种权力序列，第一名、第二名……可以顺序排列。国际格局中行为主体不是彼此加总的关系，而是互相博弈的关系。国际格局是绝对收益的结果，是相对收益的表现。在霸权时代， $P_{(1)}$ 居于霸主地位；在国际关系民主化时代，所有行为主体都处在平等的博弈地位。

令 $P = \text{GDP}$, $n = 4$, 当前就是欧、美、中、日四大经济体的博弈；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令 $P = \text{GDP}$, $P \in (\text{主权国家})$, $n = 2$, 则是美中两国的博弈。中美博弈，互补为主。一是因为纵向的发展阶段不同，工业化程度等不同；二是因为横向的基本国情不同，人口数量等不同。所以，当前第一经济体、第二经济体主要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关系。

(2) 在经济学中，有一种无限连带责任关系，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间的多渠道联系也是这样，我们称之为复合依赖。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相关系数就可以看作是复合依赖系数。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复合依赖可以用它们两种资源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来表示，如果用经济资源替代经济资源，就是国际贸易或资本流动；如果用军事资源替代经济资源，一般情况下就是爆发了战争。

在经济学中，还有一种弹性理论。弹性系数等于因变量变化的百分比除以自变量变化的百分比。如需求的交叉弹性就是表示一种商品的价格一定程度的变动所引起的另一种商品的需求的变动程度（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弹性	名称	含义
0	完全缺乏弹性	不论价格如何变动，需求量固定不变
<1	缺乏弹性	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小于价格变动的比率
=1	单位弹性	价格提高幅度与需求量减少幅度相同
>1	富有弹性	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大于价格变动的比率
$\rightarrow \infty$	完全富有弹性	在既定价格水平，需求量可以任意变动

如果弹性系数为负值,意味着商品之间只有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提供完整的消费功能,属于共赢关系,两者同向变动。如果弹性系数为正值,意味着商品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属于零和关系,两者反向变动。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做同样的理解。

基欧汉认为复合依赖可以用敏感性和脆弱性来描述,“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①我们用复合依赖系数来具体测度,用“ D ”表示。国际关系中的诸多表现可以体现出复合依赖的程度,以及对国家行为中各类政治、军事、经济手段的利用程度。 D 可以是负值,意味着两者互相补充,为同向变动;可以是正值,意味着两者相互排斥,为反向变动。

以美日同盟为例。2010年中美关系曲折,中日发生了钓鱼岛事件;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访美后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关系随之改善。 D (日本:美国)为负值, D (日本:中国)与 D (美国:中国)同向变动。同理可得中美、中欧反向变动。

再如, $D = P_{(1)}\% / P_{(2)}\%$ 。20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受到很大影响。 D (某国:阿拉伯国家)越大,说明该国对石油依赖越强,不能或缺;如果越小,说明依赖越轻,可以替代。相比而言,日本受的影响比美国大,故有 D (日本:阿拉伯国家) $> D$ (美国:阿拉伯国家)。

再如,恐怖组织利用人肉炸弹发动恐怖袭击,导致了美国反恐直线升级。 D (美国反恐:恐怖组织活动) = 美国反恐升级程度/恐怖组织活动程度。

所以, $|D(\text{甲:乙})| > 1$,说明甲受制于乙;如果 $|D(\text{甲:乙})| < 1$,说明乙受制于甲。相互依赖的两种资源在资源序列中距离越远,越不稳定,越容易导致冲突,甚至战争。

同理,复合依赖理论稍作调整,也可以用来评价一项外交政策的好坏。如果这项政策对自己来说只是作了较小的让步,但是结果换来了对方很大程度的退让,那么这项政策就是成功的;否则,就不能算成功。

福利经济学认为,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任何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对所有的消费者都相等;二是在全部产品的生产中,任何一种产品所使用的任何两种相同的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都相等;三是消费者对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这两种商品的边际转换率。

所以,要想彻底实现和平与合作,没有战争和冲突,只有资源之间边际替代率相等,即复合依赖系数相等的时候,才有可能达到这种“帕累托最优世界”。“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可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达到,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便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3) 经济学将市场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不同的市场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每个市场中的主体其决策特点也大为不同。我们也把它移植到国际格局的分析中来,甚至可以评价这个国际格局是否合理。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前,没有所谓的主权国家,不存在全面的国

^① 基欧汉,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

际格局，但局部地区也有完全垄断的情况，如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现代国际关系史开始之后，经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逐渐形成以英国为主导的垄断竞争的国际格局。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体系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两大军事集团冷战，形成典型的双寡头垄断格局；但在两个寡头之下，又都是完全垄断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印等新兴国家进一步崛起，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可预见时期内依然不可撼动，世界重归垄断竞争格局。

所以，霸权时代必然以完全垄断或垄断竞争格局为主，不过中间会有霸主国家的更迭；当今世界，有人说美国或者中国将是“最后的大国”，人类正走向无极化世界。也许在将来，国际关系真正民主化之后，会出现完全竞争的国际格局。人类还很年轻，世界连为一体的时间还很短，国际关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才刚刚开始，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正在探索之中，我们只能尽可能用已有的知识来解释和预测这个世界的变化。

四、学科界定

目前国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义主要有：

宋新宁、陈岳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定义为：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各行为主体之间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一般形式和普通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①

樊勇明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新兴学科”。在国际关系中，国际政治好比纵轴，国际经济好比横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解出这一纵一横坐标上的各种参数是如何结合变化的。^②

彭澎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多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理论，是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学问，是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交叉学科”。^③

王勇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层次上的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财富、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王正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主要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本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④

张宇燕、李增刚认为，国际关系的新政治经济学，是要运用现代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加以解释。研究的对象是国际关系，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是新政治经济学。

我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分析方法，更是一门学科。如果停留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国际体系中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是用这种经济和政治的综合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永远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我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作为经济学的子学科，运用经济学的方法，

①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②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③ 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④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从国内和国际结合、经济和政治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格局是由什么决定的，或者说是如何形成的，反过来又对各国，包括各国国内政治、市场及其生产活动，有什么影响。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把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限于主权国家，也就是一个大国是如何形成的。从这个层面上讲，从横向和总体来看，就是国际格局；从纵向和个体来看，就是国家兴衰。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研究如何配置经济、政治、军事资源，形成大国的学科。落脚到中国，就是中国道路问题。这样定位是充分考虑到为我所用，是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下一步何处去的理论映照。

当然国际格局中的行为主体并不限于主权国家，如国内利益集团，或者跨国公司，也可以直接影响国际格局。如军火集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由于国内政局改变而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由于国会反对而无法加入“国联”等等。

这样的学科界定就可以统率国际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同流派，以及国内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界定，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来。考克斯断言的“没有一个被全球所接受的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或科恩建议的“由问题主导而非方法主导的研究”^①，从学科建设角度，我们并不认同。

思考题

1. 什么是综合收益最大化分析？与经济学的最大化分析有什么区别？
2. 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都有哪些定义？它们之间都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① 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

第二讲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流派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渊源

经济学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划分一	划分二	划分三
划分标准	是否数理化、模型化	政治与经济是否分离	是否马克思主义
第一阶段	古典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阶段	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	西方（庸俗）经济学
第三阶段	综合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	西方（庸俗）经济学

在 18—19 世纪，经济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政治经济研究是一体的。自 1767 年詹姆斯·斯图亚特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命名自己的著作之后，西方学者，无论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还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弗雷德里克·李斯特、卡尔·马克思都把自己的学术领域称为政治经济学。他们很自然地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政治社会现象，或者探讨政治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斯密到李嘉图，都坚持了劳动价值理论，1867 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解决了利润和价值规律的关系、生产价格和价值规律的关系等问题，将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不过到了 19 世纪后半期，政治与经济研究渐行渐远，逐渐分离成两大门类。

造成这一分离的主要是当时席卷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专门化趋势。在科学化的道路上，经济学做得最彻底，也最有效。经济学界不仅放弃了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把这些

工作留给史学界和社会学界，而且有意识地与政治划清界限。19 世纪 80 年代，经济学 (economics) 一词悄然出现。1890 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这部集大成之作，正式放弃“政治”这个形容词。《经济学原理》对英国古典学派的李嘉图、德国国家主义的李斯特、数理学派的杰文斯，甚至边沁的伦理学，进行了综合和提纯，经济学成为一门关于供给、需求、均衡的纯粹的经济学。

自此之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者有意识地把经济现象从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中隔离出来，假设一个纯粹的经济时空作为分析对象，形成了几个重要假定：一是资源不足；二是有限理性；三是完全信息；四是市场出清。

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分离之后，建立了若干基本模型，但在用来解释和预测实际的时候往往有所欠缺（见表 2-2）。即便是成就斐然的经济学也承认，自己建造的理论模型日益简洁和具有数学的美感，但因为不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社会、心理因素，与实际的经济活动相去甚远。

表 2-2

政治学 经济学	作为一种探索方法的政治学	作为一个探索领域的政治学
	作为一种探索方法的政治学	作为一个探索领域的政治学
作为一种探索方法的政治学	传统的政治分析（用政治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领域的问题）。	公共选择或新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概念、假设和方法探究政治问题），在 IPE 中最为典型的是相互依存论，以及对外的政策过程的双层博弈分析。
作为一个探究领域的政治学	政治经济学（用政治学的方法和概念来探究经济活动），在 IPE 中最为典型的是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联盟经济、机制理论。	

一批对此感到不满的经济学者开始重新采用制度分析的方法，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并且把政治活动纳入视野。以詹姆斯·布坎南、安东尼·唐斯、戈登·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尤其强调要打破政治经济研究之间的界限。他们指出所谓“政治人”和“经济人”其实就是同一个人，设想前者只在市场上活动并追求私利、后者只在公共舞台上活动并追求公共利益是不合理的。

采用跨学科方法使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充满活力的分支学科，除公共选择学派之外，还形成了法律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它们一致主张结束政治经济研究的分离状态，因此被统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IPE 也可以归入新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重新结合对国际关系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开始尝试借鉴新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分析国际贸易和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并且很快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理查德·库珀在 1968 年的著作中提出了相互依存的概念，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 1970 年出版的《权利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一书中则初步探讨了霸权稳定问题。IPE 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假说已经成形，为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后，最初受到一些国际经济学者的重视，但是真正树立起研究

议题、研究领域与方法的还是当时的政治学者。因此,这一学科的理论化程度以及问题概括程度,不可避免地烙上初创者的印记,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方式影响重大。当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年轻学者多数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他们主导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后来的发展,这一批人在以安全研究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开拓了经济议题和经济学方法的价值。从安全领域转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国际关系的学术训练和学术传统极大地影响了这批年轻学者的理论建构能力。

国际政治经济学初创时期,首先受到重视的是体系层面的理论概括。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呼应了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强调的“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必须是体系层次的理论”这一观点。尽管跨国主义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分支学科最具特征性的第一个理论,但在体系理论建构过程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现实主义。

1971年,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组织》杂志关于跨国关系的特刊中发表了《跨国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一文,提出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决定跨国经济关系的论点。在随后10年中,这一理论争辩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成长的重要议题,日后发展成蔚为壮观的霸权稳定理论。1987年,吉尔平出版了风靡一时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深化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互动的思考,并专辟一章介绍“政治经济学的三种思想观点”,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

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如何界定国家以及国家利益是区分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的一个重要依据。吉尔平心目中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具有自主性,有超脱于单个集团组合起来的国家利益,人们因为有了国家而具有集体忠诚和认同。不过,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认同这一点。自由主义往往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内不同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国家利益;而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反映,被统治者的利益无法上升为国家利益。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另外一项区分是关于经济运行的性质。自由主义认为,所谓经济,主要是指经济行为体为获得最大利益到市场中不断博弈的行为总和。在这场博弈中,价格是灵魂。现实主义则认为,除了无数通过市场进行获利的行为体之外,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还存在着一些强大的行为体,可以通过非自愿的甚至强迫性的安排获得市场交易之外的超额利润。吉尔平认为,在这些强大的行为体中,国家一直以来就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现实主义断言,经济扎根于社会政治体系中,没有完全独立的、可以抽象出来的市场。

在2001年出版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细微差别作了区分。吉尔平认为,民族主义承认国际事务的无序性、国家的首要地位以及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但是现实主义有时候并不接受民族主义那种冥顽不化的保护主义姿态,“虽然在强调国家、安全利益和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方面,所有民族主义者都是现实主义者,但是在关于国际事务的规范性判断方面并非所有现实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②。从这个含义上讲,现实主义的内涵要比民族主义更广阔、更丰富,毕竟民族国家是17世纪以后的产物,而现实主义则源远流长。吉尔平强调,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证明或者否定的观点。或许,这也是吉尔平把自己

^① 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② 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

归属到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一派的原因。

吉尔平关于三种类型的概括在欧美学术界影响深远,被广大研究者当作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学议题的出发点。1998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位重量级学者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以及斯蒂芬·克拉斯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分为一般性理论与具体研究纲领。作为一般性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启迪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路。从解释变量和因果关系两者考察,“每一种理论都强调一个不同的解释性变量: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分配,自由主义强调不同集团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结构,简单地说,就是强调资产阶级利益。每一种理论都强调不同的因果关系: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和强权政治,自由主义强调相互协商和达成契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剥削机制”^①。

本章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流派”,还是以吉尔平的概括为基础。正如本杰明·科恩评论的那样:“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吉尔平的三种‘模式’——也可称作是范式或者视角——即便做出修改或者在许多方面加以重新组合,也仍然是绝大多数严肃探讨的起点。”^② 吉尔平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属于第一代学者。第一代学者的特性是注重体系理论,忽视国内政治的影响。为此,北京大学教授王政毅呼吁要“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③。学术发展需要传承和积累,当然更需要超越。不过,作为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种便捷的途径,概括其体系层次的理论观点还是有必要的。

二、霸权稳定论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不单纯是一种现实主义理论,而且含有自由主义的成分。不过,霸权稳定论与以跨国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突出了国家、国家实力的作用。

回顾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霸权稳定论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这一理论认为霸权国家和国际开放经济秩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就对什么是霸权稳定论、其代表人物、主要观点以及影响作了介绍、分析和评论^④,并且还广泛探讨了霸权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些学者的工作为我们理解霸权稳定论的产生和影响起到重要的作用。围绕一个自由、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否需要一个霸权国家的领导,以及单一霸权国家的存在是否一定造就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等问题,西方学术界形成了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争辩以及经验验证。围绕霸权稳定论展开的论战不仅是理解20世纪70—80年代国际问题研究的一种线索,也构成了IPE学术史发展的早期主线。

^① 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国际组织》杂志与世界政治研究//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7。

^② 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7。

^③ 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6(2):22-39。

^④ 任东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战略与管理,1995(6);樊勇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与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0(9);周丕启,霸权稳定论:批判与修正,太平洋学报,2005(1)。